

主编 / 林贤治

我的信仰

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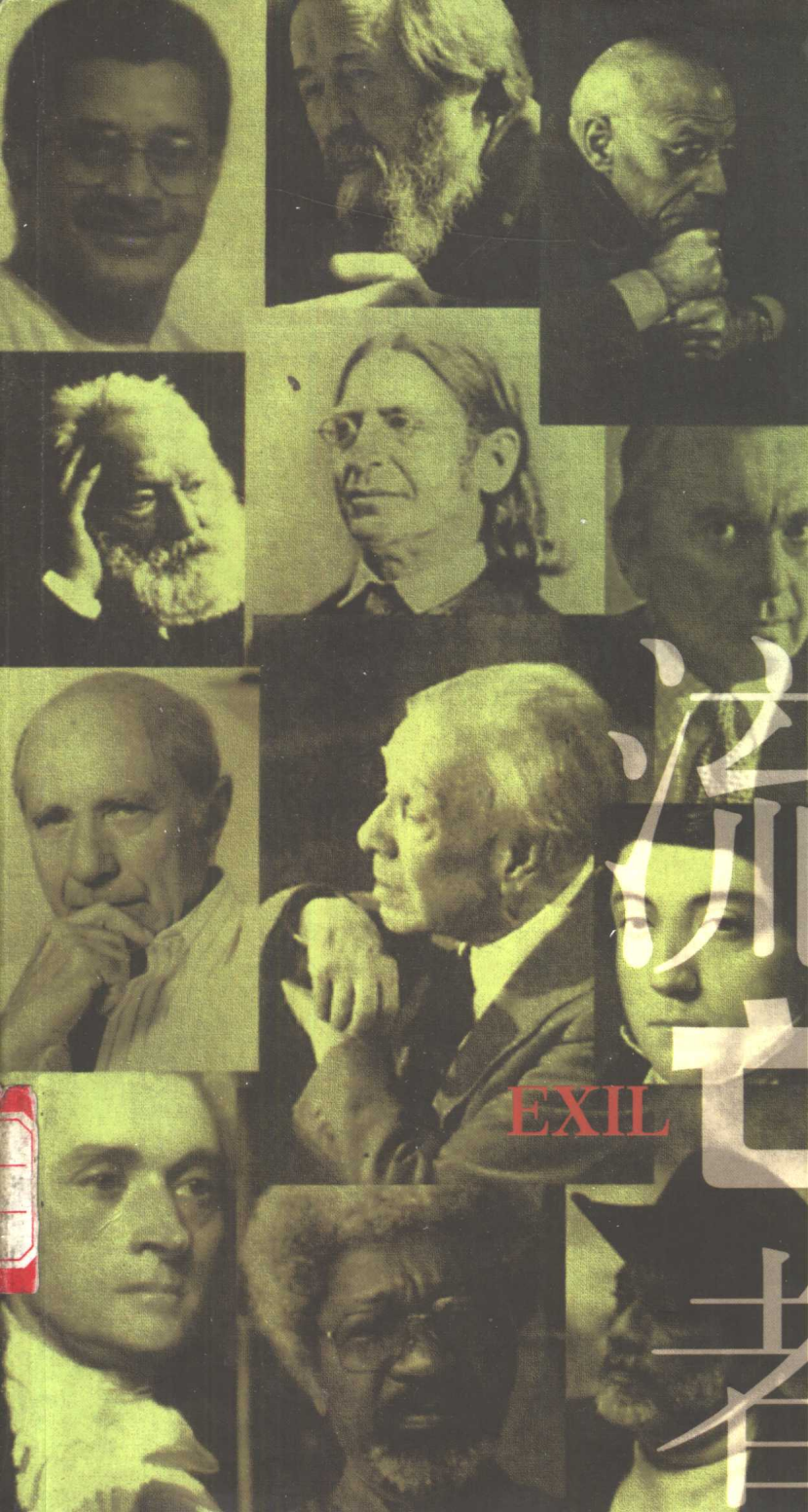
流亡者文丛 · 流亡者档案卷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林贤治 / 编选

流亡者

EXILER



主编 / 林贤治

我的信仰

B 卷

流亡者文丛 · 流亡者档案卷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林贤治 / 编选

流亡者



责任编辑:黄筑荣
装帧设计:曹琼德

我的信仰

流亡者文丛·流亡者档案卷(B)/林贤治 编选

主
编
/
林
贤
治

出版:贵州人民出版社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
规格:850×1168mm

开本:32 开

印张:9.75

插页:8

字数:227(千字)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7-221-04843-6/I·1088

定价:16.80 元



纳博科夫 (V.Nabokov, 1899—1977)

流亡者
EXIL_{ER}



帕斯捷尔纳克 (1890—196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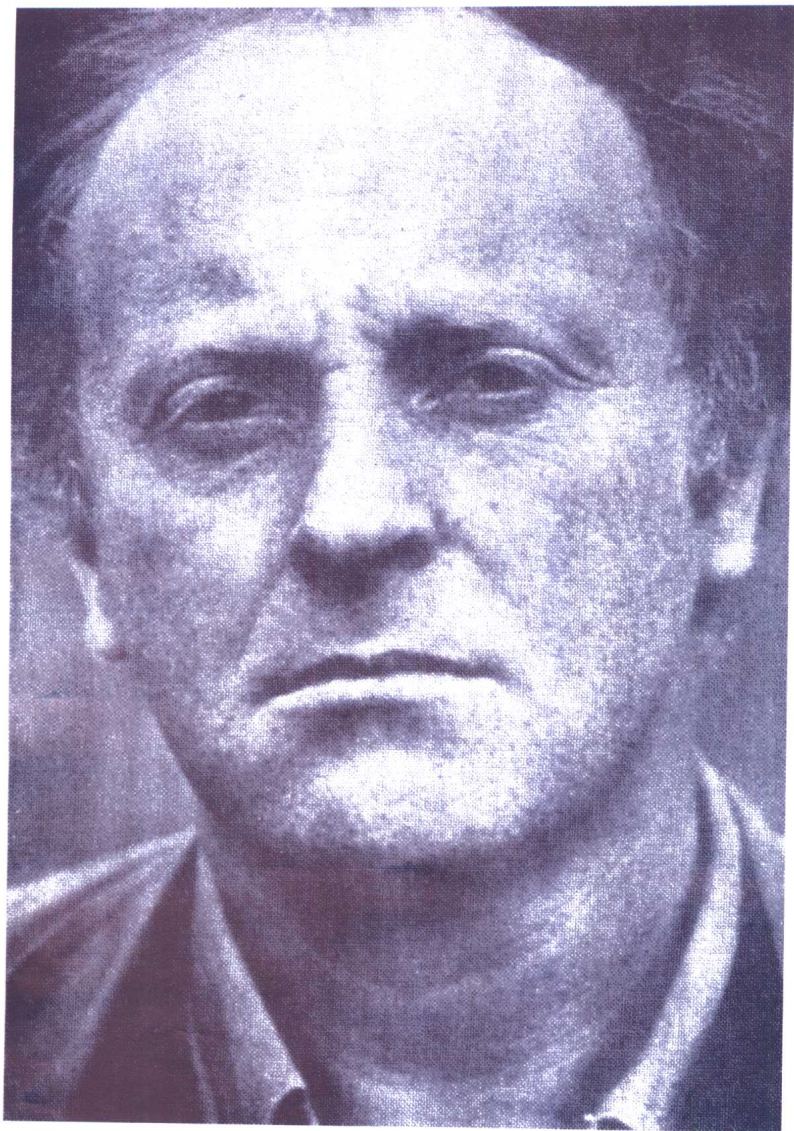
流亡者
EXILER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茨威格 (S.Zweig, 1881 — 1942)

流亡者
EXILER



布罗茨基 (J.Brodsky, 1940—)

流亡者
EXILER

总 序

林贤治

十多年前,即有论客断然宣告:现在已经到了“非英雄化”的时代。后来,文界果然有了关于鼻涕毛毛虫之类的“实验性”叙事话语;再后来,连“躲避崇高”的高论也都出来了。然而事实上,却别有一些人,以无比艰苦、永不停顿的工作和斗争,改造着周围的世界。正如鲁迅所说,这是地底下的“中国的脊梁”;不是几个嗤笑英雄的英雄,以自欺欺人的笔墨和脂粉所能抹煞得了的。

世间的英雄,好像历来就有这样两种:一种以暴力称雄,如恺撒、拿破仑;一种则宁死不能屈从别人的奴役,从而以暴抗暴,如斯巴达克斯、玻利瓦尔。前者追求王冠与权杖,英雄的声名就建立在这上面;后者惟存在于英雄主义行动本身。还有一种人,除了思想和声音一无所有;因为无力抵抗,只好任由法律、刺刀和大棒的驱逐,或者自动逃亡。此即所谓“流亡者”。

为了众人的福祉与独立的信仰,这些流亡者,宁愿担受亡命的厄运,也决不肯做顺民,更不用说颂扬暴政了;在辗转流徙之中,始终保持着心的反抗,倘使没有几分英雄主义是不容易做到的。勃兰兑斯在论及19世纪初法国的“流亡文学”时指出:“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。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,有的反对恐怖统治,有的反对帝国专制,要看他们是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。”政治霸权的不测之威,简直不可理喻。作为反对派,流亡者不可能像身穿燕尾服的议员那样,在宽敞富丽的议政大厅里侃侃而谈;或者像被豢养起来的院士那样,从容地写些供上头参考

的策论。他们发出异端的声音，需要付出人生的全部幸福乃至生命作为代价。

每当零散地读到流亡者的文字，心中没有不起波澜的。感动之余，这才生出一份集中保存下来的心思。经同几位朋友谈起，得到一致的赞同，便终于有了眼下的这样一套丛书。在坊间满目豪华、雅致、艳丽的出版物中，譬如搁上几块焚余的笨重的砖头，虽然不甚协调，倒也算得多出一种色彩；夸大一点说，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“参照”罢。

流亡者写的书，是与“为艺术而艺术”完全绝缘的。作者因流亡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，这种状态，赋予作品以苦难和英雄的双重气质；以致无意讲究形式而具备了自己的形式，无意追求风格而完成了自己的风格。由于作者处于地下状态，所以能够以平民的身份说话；不像一些纯粹的作家，总是企图在书中暗示或炫耀自己的尊贵与聪明。身为“世界公民”，遭到恐怖和死亡的追逐而栖无定所，却始终忠实于大地和人民；虽然在实力悬殊的斗争中，表现了极度的高傲和勇敢，而在人民的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谦卑。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，坚定而执著；即使连最亲昵的人们报以冷漠、误解，甚至仇恨，一样不予规避，直到最后把自己牢牢钉死在现实的十字架上。这就是人格的神圣的力量。所谓文学，其实是人格的文学。文学的真伪优劣，惟从思想和生命的原生状态中获得本质的说明。

流亡者的文学，原本并非作为艺术的范本而出现的，及至穿越蒙难的时代而至今日，也当算是历史性的文献了。好在人类的进步事业远比文学事业本身要伟大得多。仅此一端，丛书的编辑便不失为一种欣慰的纪念；虽然出版以后，逃不掉寂寞的命运是很可能的。

但是，它们到底会找到自己的读者；

——我不相信，人们活着可以不需要精神。

目 录

总 序	林贤治	1
[俄] 施捷克里		1
布鲁诺:迎接死亡 [1]		
[美] 爱因斯坦		14
我的信仰(附:恶运的十年) [14]		
七十岁生日时的心情 [21]		
答公民自由应急委员会 [22]		
[奥地利] 弗洛伊德		24
我开拓出了一条小路 [24]		
致爱因斯坦 [33]		
[奥地利] 茨威格		46
和平的垂死挣扎 [46]		
绝命书 [86]		
[奥地利] 弗朗兹·维弗尔		87
斯蒂芳·茨威格 [87]		
[德] 托马斯·曼		94
我的时代 [94]		
[德] 黑 塞		119
我的传略 [119]		
[瑞典] 萨克斯		136
致友人 [136]		
[俄] 札米亚京		141
致斯大林的一封信 [141]		

[俄] 阿·茨维塔耶娃	146
关于玛琳娜的最后一话 [146]	
[俄] 蒲宁	160
素昧平生的友人 [160]	
[俄] 纳博科夫	172
流亡的阴暗与光荣 [172]	
[俄] 索尔仁尼琴	197
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时刻 [197]	
[俄] 布罗茨基	211
小于一 [211]	
[波兰] 米沃什	235
作家的自白 [235]	
[捷克] 米兰·昆德拉	246
谈话录 [246]	
[英] 乔治·奥威尔	264
我为什么写作 [264]	
[希腊] 塞菲里斯	274
在我们日渐畏缩的世界里 [274]	
[危地马拉] 阿斯图里亚斯	277
我想到自己国家的命运和文学 [277]	
[西班牙] 希梅内斯	280
我的创作思想 [280]	
[古巴] 卡彭铁尔	283
我的自传 [283]	
[智利] 聂鲁达	296
回首话沧桑(节选) [296]	

目

录

2

[俄] 施捷克里

侯焕阁 译

布鲁诺：迎接死亡

施捷克里，前苏联作家，生平不详。本文从他的传记作品《布鲁诺传》中选出，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布鲁诺(1548—1600)，意大利哲学家和天文学家。一生热心宣传哥白尼学说，进一步提出关于宇宙的新理论，否定上帝意志的作用，指出理性的任务在于探讨自然界的规律。为此，被天主教会宣布为“异教徒”，长期流亡国外。1592年回到祖国，即陷入宗教裁判所毒手，监禁达7年之久。因最终不放弃自己的观点，被烧死于罗马鲜花广场。

主要著作有《论原因、本原和统一》、《论无限性、宇宙和诸世界》、《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》等。

不久，乔丹诺·布鲁诺审讯案发生转折。此案极其复杂。尽管侦讯进行了80个月，仍有许多东西未能落实。不过，虽然布鲁诺多次否认告密者指控的这个或那个罪名，藐视教规、逃出修道院、长期背教等是肯定无疑的。这样，便有流入异端的嫌疑，但只要被告不承认是蓄意犯罪，那么，这些事实还不能作为形式上的异端罪的证据。

可是，如何去证明布鲁诺是蓄意犯罪、顽固不化的异端分

子呢？侦讯卷宗内记载有许多涉及基督教教义精髓的罪名。推事们感到很棘手：光依靠莫契尼戈的报告，无法认定布鲁诺是被揭发的异端犯；而同牢房犯人的证词严格说来，并不能充作法律证据。

宗教裁判所最有权威的一个神学顾问，罗伯托·贝拉米诺想出了个办法。侦讯材料有不少篇幅是关于布鲁诺学术观点的叙述、审查布鲁诺著作的人的结论以及被告对审查人员评语的答复。事关诺拉哲学的基本原理。布鲁诺执拗地宣称这些原理是正确的。但显然违悖教义。现在不去管被告提出异议的证词，应当把重点放在被告言论和著作中肯定有害的谬误上。同异端分子争论，而且是同布鲁诺这样的异端分子争论，决无成效。应当不让布鲁诺有机会躲闪规避。他必须明确申明，他宣扬诺拉哲学便是宣扬异端邪说。

他在威尼斯曾答应悔罪。到了罗马，一谈到他的学术观点，他便特别顽固地坚持他的正确。应当选择几条肯定无疑的异端论点，让被告承认这几条论点是异端邪说，让他表明放弃的决心。

贝拉米诺的建议被采纳了。责成贝拉米诺和特拉加略洛实施。他们迅速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，从审讯材料及审查人员评语中摘出《八条异端论点》呈交枢机主教们。枢机主教们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许。《八条异端论点》交给了被告。他的答复将决定他的命运。期限定得很死——给了6天。

他们已经让他度过多年痛苦的铁窗生涯，可还不够！他们用惨死相威胁，想迫使布鲁诺放弃他心中最珍贵的思想！一个被告，如果他过去没有被异端裁判所审判过，那除非他是“顽抗到底、不肯悔改”的异端分子才会被处以火刑。

为了达到判他火刑的目的，他们给他设了一个圈套，让他自己来帮他们遵守他们的可恶的法纪，判他死刑。如果他承认

这8条论点是异端邪说,决定放弃,便可免死。如果他坚持己见,那将作为“顽抗到底”的异端犯在火刑架上烧死。或是监禁几年了事,或是遭受火刑。

法庭要求他回答,他说,如果教皇出于本人的意思或圣灵的启示而宣布这8条论点是明显的异端邪说,那么,他愿意放弃。

10天后,有克利门特参加的宗教裁判所评议会会议决定:多明我修会会长贝卡里阿、贝拉米诺和特拉加略洛应向布鲁诺宣布,这8条论点,不仅就其实质而言是异端邪说,而且早就遭到教会的谴责。要求被告放弃。如果他拒绝,那么,作为“不肯悔改、顽抗到底”的异端犯,照规矩给他40天的期限,供他最后考虑。

他被逼得走投无路。1599年2月15日,布鲁诺承认这8条论点是异端邪说。他愿意遵照宗教裁判所的安排,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,声明放弃。

最痛苦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为过去。使他殚思竭虑的决定终于作出。他承认这8条论点是异端邪说,答应放弃。现在只是等待宣判了。然后是蹲几年监狱,发配到偏远的修道院,被严密监视,在可恨的禅室中度过凄惨的晚年。

他在威尼斯时,向往着自由,曾起誓要烧掉修道院,跑到德国去。当时,觉得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,不久便会有这样的机会。但,如今看来,还要多少时间才会放他出狱呢?他不会在狱中了此一生呢?他被捕时是44岁,现在是51岁,身体极坏,眼睛不好,不大像那个热情乐观、颇得女子欢心的诺拉人。

他作出了抉择,答应放弃自己的观点。但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过些。一个个星期过去,怀疑之虫咬啮着灵魂,越来越厉害。他投降是为了什么?是为了苟全性命?他曾经一再说过,

对死亡的恐惧比死亡本身还糟；他强调指出过，对肉体痛苦的恐怖和对死亡的惧怕，都征服不了英雄激情者。在深知生活目的是什么的人看来，死并不可怕。

他早就知道，吞没一切的对真理的热爱会把他烧成灰烬，但同时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出来，把翅膀还给他。他不是说过，英勇地死于某个时代，结果却是不死于一切时代。

难道他当真承认他心中珍贵的思想是恶毒的、有害的谎言？他过去为了他那英勇的爱，为了对真理的爱，曾经身历惊涛骇浪；对真理的爱，曾经使他身受多少苦难，但同时也褒赏他以最崇高的幸福！他不惜笔墨，以鄙夷不屑的言词谈论作为人们动机的各种卑下的欲念，讥嘲肉欲的齷齪，刻薄地模仿艳诗，怜悯那些只知道为秀美的纤足或娇媚的脸庞唉声叹气的、虚度一生的蠢人。他提出神圣的疯狂，同庸俗的欲念对抗。哦，他并不把他的爱认为是偏于理性的爱。抒发他的爱时，他不怕采用夸张和华丽的陈词滥调，而这如果出现在别的诗人笔下，他却是会挑毛病的；他别出心裁地解释一般用在女人身上的陈旧的形象和激情，用以赞美自己的理想。他谈到疯子的英雄气概；他们明知忠于真理将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却把危险置之度外，奋不顾身地勇往直前。他曾保证要做到比哪一棵橡树都坚强，在任何风暴中都不弯腰。这么说，这些莫非都只是漂亮话，只是诗的夸张，而不是他从青年时代起便诚心诚意地极力追求的理想？布鲁诺没有经住关键时刻的考验？他所歌颂的英雄激情，实际上却成了卑鄙的明哲？

他曾经把他的时代说成是变节者的时代。但，比起那些为了一根肉骨头而愿意出卖一切的可怜的瞎子，他这个变节者是否更坏？

他曾经有过难能可贵的窥见真理的幸福，可他居然同意放弃！

他不是什么阴谋的主犯，也不是搞宗派的异端分子。法庭并不要他招供同案犯的姓名，不要求他攀出同党，出卖同志。即使他答应法庭的要求，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被投入监狱。对任何人他都不算背叛。但是否背叛了思想？是否背叛了他多年来热情宣传和捍卫的思想？

他放弃自己观点的后果，能这样夸大吗？不管怎么喋喋不休地扬言布鲁诺承认了他的思想是错误的，太阳决不会因此而绕地球运转，宇宙决不会因此而成为有限，无限多的世界决不会因此而消失！让他们把他的书扔到火里去吧——敌人的胜利是暂时的。思想是不会在火刑架上被烧掉的。

诺拉哲学消灭不了。荒诞的天球从此不再存在。瞻望未来，眼前出现了无垠无际的远景。目下不管布鲁诺态度如何，或早或晚会有人来发展他的学说。谴责和禁令都无能为力。人类思想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！

如果他放弃自己的观点，许多人都会替他找到理由开脱。他并不是为了什么卑下的利益才驯服地低下了头。他选择的余地很小：或是放弃自己的观点，或是上火刑架。谁有资格怀疑他的英勇？是那些以大胆自诩、胆敢向学监做鬼脸却在市长面前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的大学生？是那些偷偷阅读禁书但一丝不苟地去向神父忏悔的自由派贵族？还是那些惬意地坐在安乐椅里呷酒、高谈阔论坚韧不拔精神的优哉游哉的哲学家？

他已经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，如今选择了唯一能保全性命的道路，不致引起别人责备他胆怯畏缩。他斗争了不止一两年，而是漫长的7年。他曾经力争过，坚持过，虽然已经筋疲力竭，他克服自己的软弱，振作起来忍住痛苦，把绝望情绪压下去。他经受了别人连听听都会毛骨悚然、都会俯首帖耳的酷刑。7年来，他呼吸着牢房的恶臭，苦于闷热或冰冷。潮气毫不

留情地砑人肌骨，皮肤泛起绿色，仿佛长了霉。他在监狱的石板路上走过无数英里，领教过锁链和刑讯室，习惯了镣铐，吃牢饭的时候高兴得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吃到好面包便喜不自胜。

7年来，人们享受着自由，甚至都不去思索自己的价值，在百花盛开的大地上行走，欣赏日落时分的大海，脸迎着风、普照大地的太阳，迎着甘雨，抬头看天，看辉煌灿烂的整个天空，而不是被牢房铁窗褻渎的天空的一角。

在这个充满变节者和乡愿的世界，有谁能够向他扔石子？他经受的苦难，百分之一便绰绰有余地足够别的人作出任何让步。他没有出卖任何人。可是，背叛自己难道不是背叛？放弃你所创造的、你为之而生活的东西，难道不是变节？出卖你一贯追求的理想，难道不算出卖？

何必欺骗自己，把自己的历史看成没有被妥协的阴影玷污的英雄史诗。一直到今天，他一想起他在日内瓦为了得到自由而遭受的屈辱，便不由得伤心。他也忘不了德国；在那里，德国人错把他当作路德教徒，他却明智地不提出抗议，甚至赫尔姆施泰特的牧师在大庭广众之间怀疑他的宗教信仰时，他装出一副气愤的样子。还有那在威尼斯法庭上表示悔罪的言词呢？

他昧过良心，不是一次两次；应当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一言不发，应当沉默的时候却信口开河；赞颂过不太好的人，在宫廷里决不是一贯很清高。

是的，尽管他由衷地感到厌恶，他不得不多次妥协。但从来还不曾要求过他放弃他最最珍视的东西。人可以牺牲很多东西，但如果他不知道分寸，牺牲太多，那就糟了——他的生活有失去任何意义的危险。

他答应因反宗教而表示悔罪的时候，还有话可说；但要他